

自第一集第一期
至第一集第十三期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影印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 前言

沈雲龍

前廣州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一月一日創刊，迄十九年（一九三〇）四月二十三日止，共一三二期。其在發刊詞中說：『我們要打破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偶像，屏棄學術界上的一切成見。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衆中尋方言，到古文化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我們要使中國的語言學者和歷史學者的造詣達到現代學術界的水平線上，和全世界的學者通力合作。』可見該刊之旨趣與抱負。其中刊載有關語言歷史研究之論著共計二百餘篇，重要作者如王國維、陳寅恪、羅常培、衛聚賢、容肇祖、胡適、傅斯年、胡光燁、商承祚、吳梅、董作賓、羅家倫、夏德儀、陳槃、戴君仁等，均當代知名之學人，其間雖有極少數陷身竹幕，晚節不終，殊可訾議，然與其早期思想文字無關，足徵昨是而今非，爲智識分子之沒落，固無損於該刊之學術價值，凡從事語言歷史研究工作人士，允宜購備參考。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週刊

第一集 第一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目 錄

發刊詞

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張其成

柴晉的時代考..... 金永發

論左傳之可信及其性質..... 胡適

鄭成功歷史研究的發端..... 蔣國清

學術界消息

孫總理遺像

國立第一中學大

革命
尙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發 刊 詞

各種學問到了現在，都有他應循的軌道。這種軌道並不是學術界上的無理的權威，強迫人家去服從的；而是這數十百年來許多學者苦心孤詣地推求出來，凡是有理性理性的人去研究這項學問時不容得不遵從。我們生在此際，應該永遠想着：這個時代是一個怎麼樣的時代？我們研究的學問有怎麼大的範圍？我們向那裏尋材料？我們整理學問的材料應當用怎麼樣的方法？能够這樣，我們自然可以在前人的工作之外開出無數條的新道路，不至拘守前法，不能進步。

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發端甚早，中國所有的學問比較成績最豐富的也應推這兩樣，但為歷史上種種勢力所縛，經歷了二千餘年還不曾打好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們生當現在既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習，不願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他人的權威之下，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來開闢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個分工。

現在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設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給予我們以研究工作，我們對於這個機關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要打破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成見！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衆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我們要使中國的語言學者和歷史學者的造詣達到現代學術界的水平線上，和全世界的學者通力合作！這一種刊物是達到我們希望的先導，我們祝頌他的生命的逐漸發展，他們成就的逐漸增高！

校內外的同志們，請給我們以助力和匡正！

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顧 頤 剛

這篇文章本是去年六月在北京華文學校講演的稿子，曾掲載于北京孔德學校旬刊。傅孟真先生回國後見之，寫來一信，對於這問題有所辨論。今先將此文複載于此，下期再登傅先生的信。（頤剛）

我們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爲中國漢族所居的十八省從古以來就是這樣一統的。這實在是誤用了秦漢以後的眼光來定秦漢以前的疆域。我這一次講話，要說明的意思，就是：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他們爭戰併吞的結果，從小國變成了大國，纔激起統一的意志；在這個意志之下，纔有秦始皇的建立四十郡的事業。

夏朝的史，我們知道的沒有多少。從尙書上看起來，它是商朝以前的一朝。但我們與其稱它爲一朝，還不如稱它爲一國。詩經的商頌裡說商在玄王時已經很興盛了，到相土時更興盛了，到湯時，國勢像火一般的旺烈，伐滅了韋顓二國之後，再打昆吾和夏桀。可見商在湯以前本是一個很大的國，和夏國是並立的。後來人說湯是桀的臣子，以臣伐君，這不過是用了後世的事實推想古代罷了。在那時的許多國中，或者夏國的文化程度特別高，所以後來就把「夏」字當作高貴的人種講，用來別于蠻夷的劣等人種。

夏國建都的地方，以前都說在山西南部安邑縣。但我們沒有發見過那時的東西，所以現在還不能斷定。商國的都城，說是在河南東部的商丘縣，中部的偃師縣，北部的淇縣。光緒二十五年（西歷一八九九），淇縣北面的安陽縣發見了商末的甲骨文辭，在這上面，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國土是河南的中部北部和山東的西部。近來考古學家從出土的銅器上研究，知道他們已經游牧到直隸的保定了。孟子上說，「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商頌上說，「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可見他們的國土都是不大的。其餘的小國，非常散亂。他們對於大國，只須表示一種名義上的服從便行。所以商頌上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國原不想奪他們的土地，成統一的事業呢。

周國是在陝西中部興起來的，大約就是氐羌中的一種。國語裏說，「我先王不

窟自竄于戎狄之間，」可見周人並不諱言自己的民族是戎狄。周是姬姓，他們和姓姜的常結為婚姻，詩經裡面紀周人的祖先，后稷的母是姜嫄，公亶父的妻是姜女，太王的妻又是周姜。幫周武王打天下的又是姜太公。姜，即是羌。尚書中的牧誓也說周武王帶了羌人伐商。可見他們實在算不得「諸夏。」不過後來進了中原，纔自以為諸夏罷了。他們沿了黃河，往東發展；把商國打滅後，就在河南洛陽建立了一個東都。我們若用現在十八省的眼光來看，洛陽原是在中央，如何可以看作東部呢？這可見他們要求得到的土地並不很多，他們的慾望是容易滿足的。但是，他們有一件發展勢力的特別方法，就是封建。

他們把自己的家族和姻親封到王畿以外做國君，小的占着幾十里地，大的一百里地，這樣一來，他們的勢力就分散到各處了。例如山東有齊和魯，直隸有燕，山西有晉和霍，河南有衛和蔡。可是他們的勢力依然在黃河兩岸，達不到長江。他們何嘗不想發展到南方呢，只因當時南方的楚民族勢力正強，發展不出來。周昭王南征沒有回國，恐怕便是戰死的。周也試封了幾個諸侯到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去，但到春秋時就都給楚國滅掉了。所以論其實在，周朝時候的中國，只有陝西，河南，山東三省和山西，直隸兩省的南部。

但即在這幾省中，蠻夷戎狄還是很多的。陝西是周民族的根據地，但犬戎強盛了，就把他們趕出陝西了，洛陽是周的京城，但春秋時又給楊拒泉泉之戎打進去了。衛國在懿公時，也是給狄人打滅的。一部左傳，其中差不多有半都是「楚國北侵史」。齊桓公晉文公一班霸主所以給人稱讚，原為他們能率領了諸夏而抵抗蠻夷的侵陵之故。在那個時候，大家但有種族觀念而沒有世界觀念，只覺得最高的功業是「尊王攘夷」，最不幸的事情是「蠻夷猾夏」，最好的社會教育是「用夏變夷」。

那時中國的國家情形，實在是很簡陋的。在左傳上看，最小的城周圍不過一百丈；衛國給狄人滅掉之後，遺民遷國，男女共只有七百三十人。可見這時的國家彷彿是現在的村莊。只因他們的文化比一班土人（蠻夷）高，所以他們的勢力會得逐漸發展，開闢了許多地，融化了許多異族。

當初封建時，各國的土地原是很小的，後來他們自己着力開拓，大國就有了幾百里或幾千里地。像春秋的鄭，戰國的韓魏，雖也強盛過一時，但因處在腹地，四面都有別的強國擋住他們的路，所以不能有多大的發展。只有齊國可在海邊上開拓，

燕國和晉國可向北邊開拓，秦國可向西方開拓，楚國可向南方開拓，所以到了戰國就成了幾個極大的大國，比夏商周一概大了。因為他們國大了，富饒得很，又因彼此競爭，食客，游士學者天天絞腦汁，想出許多鮮的議論，做出許多新奇大事業，將士又出力打仗，打通了許多道路，所以那時的文化非常發達，而且灌輸得很普遍的。在這種狀態之下，自然把種族觀念漸漸的淡了下去，無形中把『中土』一個名詞放得很大，凡是七國的疆土都變成了中國了。以前商頌裡說，『邦畿千里，豎域彼四海，』看四海僅僅千里，那時的天下是何等的小，春秋時，齊桓公去打楚國，楚王派人對他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齊國在山東！齊桓公到的楚國境還是在河南的中部，然而已經有南海北海之別了，這天下也是何等的小。到了戰國，孟子就說『今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這戰國時的四海比了春秋時的四海真遠得多了。因為那時的四海以內有九個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說。

禹貢上的九州，一般人都認為夏朝的制度。其實夏禹的地盤只占得黃河的一角哪能有這樣偉大的計畫。九州乃是戰國的特勢引起的區畫土地的一種假設，這種假設是成立於統一的意志上的。因為是假設，所以各人所說的不必一樣。我們在古書上，已經找得四種不同的九州了。呂氏春秋上明白說道，『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這樣清楚的話倒沒有一個人肯信，他們總以為九州之名是禹定出來的，各種不同的九州是商周時改的調變。

他們這樣的沒有歷史智識，把戰國的疆域認做了夏商周的疆域，在我們看來實在覺得可笑。但我們且不要笑他們，我們須知道，中土的龍統一就靠在這個荒謬的歷史見解上。因為必須有了這個『向來統一』的觀念，纔可把種族的成見消融，把中國的土地作成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向來中國人看吳越人的文身雕題，聽楚國人的蠻舌之音，總覺得差與他們為伍。自從有了九州之說，大家以為我們和他們本是一家人，不過住得遠了，大家生疏罷了。這一來，諸夏和蠻夷就有了先天的感情了。加以各國的祖先都聯串到一條錢上，使得人人都成了黃帝的子孫，彼此間的情誼便更親密了。辛亥革命時曾以『五族共和』為標語，但總不能引起漢族人對於滿蒙回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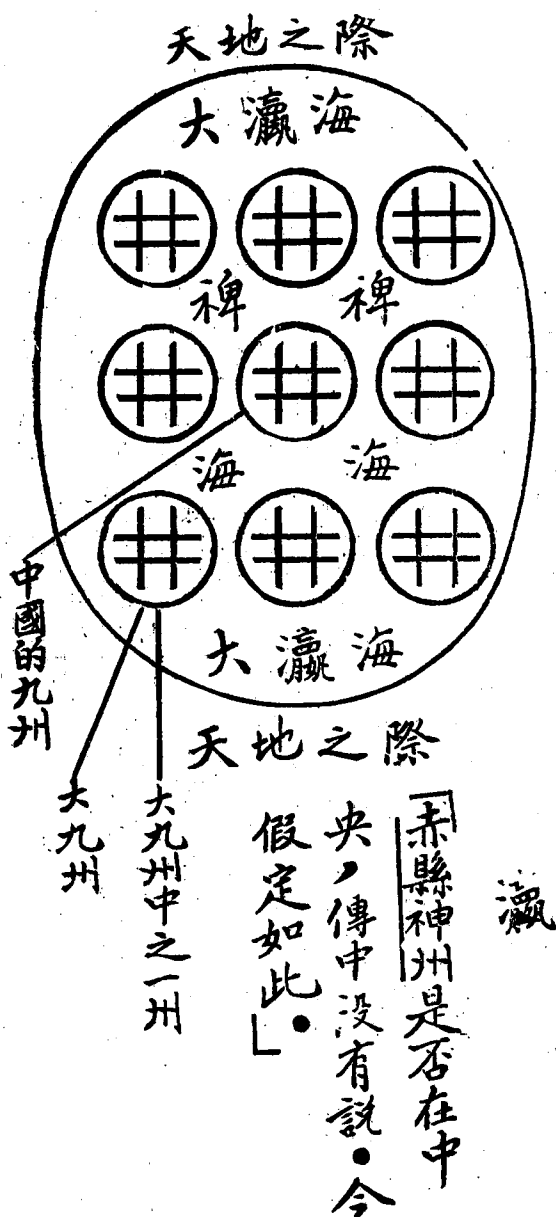
等族的情誼，只因漢族人一向知道他們是『番邦』，胸中橫梗着不能親善的見解。倘使現在漢族人也和古人一樣的缺乏常識，聽了偽造歷史的人的說話，相信滿蒙等地方都是黃帝堯舜的天下，那邊的人也都是黃帝堯舜的子孫，那麼，他們看滿蒙的眼光就會同看十八省一樣，五族就真可以共和了，

古人能有這種統一的觀念，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爲了統一的工作已經受盡了苦痛了。一部左傳，人家說它記述的全是些戰爭，應當喚作『相斫書』。但春秋時的戰爭原是很小的，看左傳所記，差不多打了一半天就決定了勝負了。到了戰國，方有許多大戰。我們在史記上看，可以見到一戰便是數十萬人。一班熱心救世的人看得難過極了，要想抑制國君的慾望，就痛罵『以力服人』推崇『以德服人』，於是堯舜禹湯一班古人就成了道德的模範，儒家的理想就都成了堯舜禹湯早已行過的『王政』。孟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例。他到處勸國君行王政，說行了王政百姓自然會得『襁負其子而至』。他痛罵一班戰將和開闢土地的人，說他們是『民賊』是『率獸而食人』，『罪不容於死』的。但在這個強權世界之中，哪一個國君能聽他的話呢！

因為那時的疆域日益擴大，人民的見聞日益豐富，便在他們的思想中激起了世界的觀念，大家高興把宇宙猜上一猜。莊子上說，『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這是充其量的猜想，把四海與中國想得小極了。

莊子上的話還是很空泛的，騶衍說的纔是具體的解答。騶衍是齊國人，大約生于耶穌紀元前三世紀。齊國人因為住在海邊，所以很能說『海語』。『莊子逍遙遊篇』的大鵬，就是引的『齊諧』。齊諧說，鵬飛往天池時，它在水面上一拍就是三千里，它在雲中盤旋一下就是九萬里，一飛就要六個月歇一歇。這真是孟子上所說的『齊東野語』了，騶衍的著述，史記上說有十萬餘言，可惜都失傳了，只有在史記上的一篇小傳裡還保存得一點。傳裡說他是歡喜從小物推到極大的，彷彿看見了一杯水，就可把它大放，大放，放成了一個海。他曾從當世推到極古，從中國推到極遠。從當世推到極古的一項，史記上沒有說出是怎樣的，但看緯書所載（緯書中雜有騶衍一派人的思想）說從天地開闢到春秋西狩獲麟之年（西歷四八一），共計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作九頭，五龍，攝提，合雉等十個紀。這種思想很富於歷史的想像力，可惜不曾作正式的研究。

從中國推到極遠的一項，史記上記載了一點。他說，中國叫做赤縣神州，是全世界八十一份中的一份。禹的九州只是在赤縣神州內再分畫的，不得稱州。像赤縣神州這樣大的九個，方是九州，合為一大州，有裊海環繞着。這樣的大州共有九個，大瀛海環繞其外，始是「天地之際」。照他所說，我們可以擬出一區圖，如下：



這是很分明的從禹貢的九州推了兩次推出來的。照這樣說，禹貢裡的一州僅僅占着全世界的七百二十九份之一了。

因為齊國人有了這種想像，所以他們就有航海覓地的事業。他們航海的題目是求神仙。紀元前四世紀，齊國的威王宣王，燕國的昭王，聽了方士的話，派他們到海中求三神山。方士說，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上面全是用金銀建造的宮殿，藏着不死之藥，仙人住在裡面。船沒有到岸時，望去像雲一般的燦爛，但快要靠岸時，船就給風吹去了。因為上面有不死之藥，所以國王總肯派人去尋。因為去的船總給神風吹開，所以不死之藥永遠得不到。秦始皇一統之後，又派徐福去尋。徐福說，要帶了童男童女去方可尋到，他就發了童男童女三千人與他。現在日本有徐福的墳墓，或者他航海到了日本，就令童男童女自相婚配了。這種航海求仙的事情，到漢武帝時還有。可惜中國的史書向來不注意這種事實，所以很難得看見。正如南洋羣島，福建廣東人去的極多，也極早，但歷

史的記載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山海經也是那時的作品，它是含着記載和想像的一部地理書。山經方面，分為

南，西，北，東，中五經；中山經裡的山在今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可見作者指定的中央原是很大的；南西北東四方面，都推得很遠，有許多山簡直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書中記的奇怪的鳥獸和草木很多，又有許多神靈。神的形狀，或是鳥身而龍首，或是龍身而鳥首，或是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這些神出現時，或要有暴風雨，或要有兵災，或要使國家受損失。總之，這些神都是怪物一類的東西，不像後世的神以保民護國為職務的。海經上面更奇怪了，有貫胸國，羽民國，交脛國，岐舌國，三首國，三身國，一臂國，無腸國，大人國和小人國等。這都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世界的想像；世界是怎樣的神祕而新奇呵！以前這書是有圖畫的，並且有整幅的畫畫在牆壁上的，可惜後來都失傳了，現在小孩子講神仙鬼怪的故事，還說是「講山海經」，可見這書極受民衆的歡迎。

那時的人敢于放膽思想，所以常有很聰明的話。尙書緯考靈曜說，「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這似乎已經承認地是一個行星了。

這一方面的材料，以前人只以為是些空想，不屑去研究，所以不曾整理過，我們要知道它很不容易。現在且回說到中國的統一上。

秦始皇滅了六國，又畧取廣東廣西等地方，分全國為四十郡。到漢武帝時，北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開西南夷，地方比秦始皇時更大了。漢族的武功，要算那時為極盛。但何以後來武功就低落，疆土就不能再開拓了呢？這裏邊自有許多複雜的原因。我敢說，在思想上至少有一項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為了尊重儒家，給德化之說征服了。這只要看漢書上賈捐之議棄珠崖的一段話便可明白。

其實道家「無為」之說更是重要。老子的理想制度便是「小國寡民」。

漢武帝平了南越，在廣東瓊州島立珠崖郡。珠崖人不服，屢次造反。朝廷上許多人都主張舉兵攻打，賈捐之不贊成。他道，「以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但是臣民何等的快樂。秦始皇專要開闢土地，天下就反叛了。漢武帝用兵的時候，四方起來的盜賊也很多。現在把兵丁趕到海中去打仗，那邊的氣候是很潮溼的，又有許多毒草和蟲蛇，恐怕珠崖未平，我們的戰士倒先死了。這種地方，本不是衣冠文物之邦，禹貢和春秋也都沒有提到，棄了不足惜，不打也不會損失我們的威望的。」漢元帝聽了他，就把珠崖丟了。

這種寬洪的度量，戰國的國王和秦始皇漢武帝一輩人都是不會有的，但儒家卻要竭力學到的。偽尙書大禹謨中，說舜命禹攻打有苗，打不下，禹便班師回朝，勸舜修德感化他們。舜聽了他的話，在兩堦上舞着干羽。過了七十天，有苗就自己來投順了。論語中說季氏要伐顓臾，孔子不以為然，說道，「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些不都是棄珠崖的事實所根據的學說嗎？總之，儒家的學說是勸人節縮慾望的，他們只要使得百姓安寧，不希望地方占得大。從此以後，漢族便常為他種民族所征服，至多不過是恢復九州，再不想擴張領土了。

桀誓的時代考

余 永 梁

尙書篇目的時代問題，虞夏書及商書中的甘誓湯誓，絕不能相信是當時作的。

不能相信的新證據，第一是堯典皋陶謨稱「典」「謨」，明明是後人的稱謂。第二是堯典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粵若稽古」，「粵若」是發語詞，「稽」，考也，就是說「考古」，那顯然是後人的話了。第三堯典皋陶謨稱「帝」，而「帝」在商周是死後纔稱的，生時則稱王，甲骨文金文皆然。因為死後成了鬼神，就用「上帝」之帝來稱他了。

禹貢敘述的疆域很廣大，研究上古民族的分佈，及古代的地理，知道宗周以前絕沒有那樣地理智識。禹貢與穆天子傳當係同時作的，在春秋以後了。

研究尙書的人，大都相信盤庚以下各篇是靠得住的，其實也未見得如此。就如周書有幾篇的時代，還有問題，洪範是武王問箕子作的嗎？大誥康誥是周公代成王的話呢？還是武王誥康叔呢？

又如桀誓一篇，自來都說是魯伯禽伐淮夷作的。然而研究起來，知道他們根據的不過書上說伯禽曾伐過淮夷，就說是他那時所作的，其實是靠不住的。

書序說：「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史記魯世家說，「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這都是說伯禽伐徐夷，作桀誓。

讓先找消極的證來推翻此說。

桀誓說，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匪且有且」，傳，「此也」。「徂」是今字的意就是說現在淮夷徐戎都來了。看看徐夷在周初有沒稱「戎」的？

這一國對別國的名稱，最早是「方」，在甲骨文，金文，及古書中可以證實。骨，思甲卜辭如「丁酉卜，咎貞，今春王升人五千正土方，受之又」，「王來正孟方」，「癸酉卜貞，旬亡咎，王來正人方」。他如「三封方」，「井方」等等，這「方」就是商代那時的部落，就是後來的「邦」「國」。

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鬼方一直到宗周還是那個稱呼，孟鼎「孟以口口伐鬼方……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孟鼎為成王二十五年作器，同鬼方打仗，俘人至萬三千八十一人，可知鬼方在那時的強大。

詩篇，「內禩于中國，覃及鬼方」。可知宗周時還仍舊稱。

易，「方來」，自來把「方」字當做「旁」字講，那是錯了；實在應是「方國」之「方」，易說，「不寧，方來，後夫凶」。別國來侵襲，自然是不寧而且凶了。甲骨卜辭有「丙戌卜，今春方其出」，「戊寅卜，春方其出」，也就是別一國出兵來攻的意思，而甲骨卜辭中的「甲申于妣乙，告方來」，「辛酉卜貞方其來」，與易文正同，尤可證所說的確當。尚書梓材，「兄弟方來」，也是兄弟邦來，從前把方字當作並字講，也是錯了。

詩書裏面的「多方」，「四方」，以及東南西北方的「方」，本義也還是邦國的意思。

可是後來却變了！

鬼方變爲昆夷；獯鬻；葷粥；薰育；獯鬻；犬戎。

四方變爲四國；四夷。

東方變爲東土；東夷。

南方變爲南國；南夷。

西方變爲西土；西夷；西戎。

北方變爲北國；北狄。

商民變爲商夷；商戎。

號季子白盤及詩抑的「蠻方」變爲蠻夷。

原來「方」「國」並無惡意，後來周滅了商；商民雖然起初反抗甚力，但到成王以後反抗力漸漸削弱了，而其他原來與商聯邦的國，也被周的「教化」征服了。周的基業既定，便自尊自大地驕傲起來，除了周自己民族而外，其餘都是蠻夷了！但是「蠻」「夷」「戎」之稱，周初是沒有拿這種徽號給與別國的，因為武王滅商後不久便死了，那時他不過把紂殺掉，武力還只及河南一省而已。周的基業，還是周公打出來的，在戰戰兢兢，遑遑不自保的時候，那能輕視其他民族呢？

從上歸納起來，徐在最早是應當稱「方」，後變而爲「土」；「國」；「夷」；「戎」了。讓從彝器及古書中找證據來。

公伐郅鼎，「王命公伐郅，攻戰克敵，徐方以靜。王錫公寶鼎，大曲弓，矢，僕，馬，袞，冕，以彰公休，世爲周輔。周受多福，其萬年子孫永用享」！考釋此

鐘鼎的各家，以為伯禽的器，為什麼稱『周受多福』呢？只好強把一個『周』字釋作『魯』字。不知那明明是『周』字，有免釐，免敦，周公敦可證。他們致誤的原因，在不知道伯禽雖然封魯，若以此銘文而論，則初封時還是稱周而不稱魯，這與微子封於宋，到他的兒子微稱微仲；康叔封於衛，他的兒子猶稱康伯一樣。

由上一個證據，來證明公伐郟鐘：公伐郟鼎為周初伯禽作器，而銘中正是稱『郟方』，與前所論證的符合，可知柴誓不是伯禽時作的。

戎狄蠻夷之稱，在春秋時最流行，約計戎有北戎，山戎，盧戎，驪戎，犬戎，姜戎，茅戎，陰戎，狄戎，伊雒之戎，陸渾之戎。狄有北狄，赤狄，白狄，衆狄。夷有淮夷，東夷，三夷。蠻有羣蠻，陸渾蠻氏，戎蠻蠻氏。因為那時諸侯都喊的是『尊王室攘夷狄』這個口號，所以隨在都把這幾個雅號來做贈品。禹貢稱『淮夷』，堯典稱『蠻夷猾夏』，正是春秋時所習用的，可知禹貢堯典也是春秋時或春秋後所作，決不是春秋以前作的了。

柴誓的文章與兮甲盤銘極似，盤銘云，『王命甲政鬻成周四方，鬻至于南淮夷，南淮夷舊我鬻時人，毋敢不出。其鬻其賁；其進入其鬻，毋敢不卽卽時，敢不用命，則卽井撲伐。其佳我諸侯百生厥鬻，毋不卽時：毋敢或入宿先鬻，則亦井。』銘中的『毋敢』與柴誓的『無敢不弔』，『無敢傷咎』，『無敢越逐』，『無敢不逮』，及『汝則有常刑』，『汝則有大刑』，文例相同。而柴誓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與牧誓的，『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相同；『臣妾逋逃』與牧誓的『乃四方之多罪逋逃』惟相同。疑牧誓是後人摹仿柴誓而作的，與甘誓湯誓，都是春秋戰國時人，敘述傳說的歷史上的大戰，託而為古的。柴誓的文章最近似秦誓，篇首幾句，完全相同，秦誓是秦穆公時作，那時魯是僖公。

據上所論，我們可說柴誓是春秋時僖公作的，且找幾個積極的證據來。

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繇，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貉，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不敢不諾，魯侯是若。閟宮是『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可知淮夷在春秋時仍強大，時為魯巨患，僖公伐徐，亦必大興戎衆，所以詩書傳所記的自當是一件事了。

僖十二年經說，「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傳

云「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可知淮夷來侵，僖公伐徐，以匡王室，並保魯境，故頌謂「保有鳧繹，遂荒徐土」了。僖公既奄有徐土，徐服于魯，故十五年經說「楚人伐徐」，傳說「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叔御帥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到這時僖公既保護徐，所以要救徐了。

郡縣志云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繹卽嶧山，地理志謂在魯國騶縣北。鳧繹均在曲阜的東南，淮夷余戎北侵，頌謂「保有鳧繹」，則交戰的地方，當在鳧繹的附近，柴誓作「柴」的是古文，今文作「𦵏」，然而聲音都相近，與「費」的聲音亦同近，費卽今山東費縣，費縣亦在曲阜的東南，可證柴誓是僖公伐徐，在費誓師時作的。

鄭本列柴誓在呂刑前，孔本則列在文侯之命後，孔本自當有所根據。呂刑作于穆王時，文侯之命是晉文公五年，（周襄王二十年）作的，僖公在晉文公後，秦穆公前，所以列在秦誓之前文侯之命後，是不錯的。

論左傳之可信及其性質

胡 適

顧剛：

瑞典的中國學者Karlgrun 近在Göteborgs Högskolas Årsskrift XXXII發表一篇長文，題爲：論左傳之可信及其性質：（“The Authenticities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他寄贈一冊與我，我在船上看了，摘要記載於此，請你看了，寄與玄同先生看之。

全文分兩段：前段大旨駁康有爲的新學僞經攷，後段從文法上證明左傳非魯國人所作，其文法與魯國文字的文法不同，但是前三世紀以前（焚書以前）的著作。

前篇。

飯島在東洋學報上指出左傳的天文爲前漢末葉的天文。K自認他的天文學識不夠，不願討論，但指出：左傳的紀年不會大體都是西漢的氣味；因爲杜預以下的許多學者研究長歷的，都不會完全忽略了這樣重要的一點。（如係小節，細目，則傳寫者之錯誤而已，）（如甲辰或可變爲甲申），未必就可說左傳全部紀年爲前漢的僞造。

最重要的自然是康有爲劉逢祿一派的學說。此說的中心爲：劉歆依據左氏春秋，附會割裂，改爲春秋左氏傳。如劉歆之工作只限于割裂左氏春秋，則左氏春秋仍不失爲晚周古書。如謂劉歆不僅割裂實是依託國語，僞造一部左傳，則是左傳不但非一部春秋傳，竟全是僞書了。

關於後說，當從三點論之：

（1）劉歆之尋得左傳。歆傳云：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K說，據此，是劉歆初不知有左氏傳，乃校秘書時始見着。此但謂：這一種本子：外間不容易見着而已，並不是說歆以前無人知道左傳。據歆傳及程方進傳，當日實有能治左氏：的一個學派。

（2）劉歆以前關於左傳之記載。歆傳僅言：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藏于祕府，伏而未發；而不曾把左傳列入「壁書」之內。（K說如此，似誤？）至王充始言左氏爲「壁書」。歆與班固皆言「壁書」發見于武帝時，而王充說是在景帝時。Peltiob曾

指出孔子宅壁書之說。如前一世紀的神話；二說之時代不同，當由于此。證以孔穎達所引劉向記左傳傳授淵源，——自曾申至張蒼，——及許慎所說自張蒼至劉歆之傳授淵源，——此種傳說當非全無價值。大概當時實有左氏書，在劉歆以前已有師承授受。

（此一條K的見解全無價值。其所引據皆不足徵信）。

（3）司馬遷的話。司馬遷并不曾說左丘明爲七十弟子！——，但比較的能得孔子的微言大義，故他的史記取材于左氏書甚多。史遷所見之書名左傳春秋。今以史記中的紀事與左傳相較，可以証實史遷引用左氏，略加更動，正如他用尚書時也變動其字句，以求明顯。

(例一)	左傳，文元年	史記，40（長文“商臣爲太子”一段）
(例二)	文 8	1.
(例三)	襄14	31（吳）
(例四)	昭27 “我，你身	31（吳） “我身，子之身也。
(例五)	莊8. “期戍，公向不至。 曰，捷，吾以女爲夫人。”	3. “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 “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
(例六)	昭13 乃大有事於群望	40 “乃望祭群神”。
(例七)	昭1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42. “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